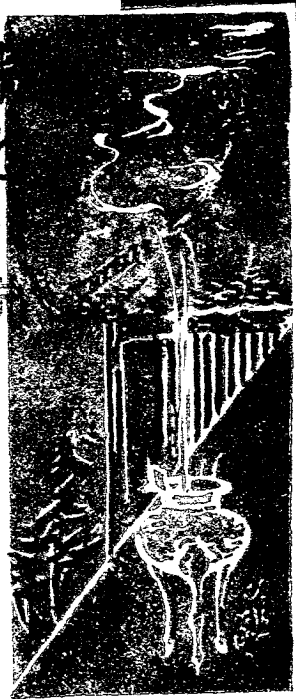


天真的仁慈

姚悔盦著

佛化月刊

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MG
I246.7
427
1

天真的仁慈

佛化
小說
天真的仁慈

姚惠龔居士著

天上一輪光華皎潔的明月。已深深的隱藏在灰黯的雲幕裏面。大地的一切。都被沈沈的暮氣籠罩着。沒有一線光明。一陣陣的西風。穿林越樹。不住的狂號怒吼。好像有千百個鬼怪。正在那裏佈着嚴陣。攫人而噬。似的那樹上經霜的黃葉。因不能戰勝那肅殺的西風。像愁人眼淚一般。紛紛的落個不停。路上的行人。早已絕跡。只有那荒郊的秋虫。還在那裏鼓起勇氣。振着翅兒。力極聲嘶的。奏着悽慘的悲調。

1



3 2173 7642 9

在這夜色深沈的時候。狼牙村的人家。早已深入睡鄉。去圓他們黑甜好夢了。惟有那東面一家短牆裏的窗櫺上。仍透着黯淡的燈光。小小的三間茅屋裏。點着一盞光小如豆的油燈。不住的一閃一閃的亮着。把兩個人影子。照映在灰塵滿積的牆壁上。小董昌正同他的叔父董阿金。挨坐在炭火熊熊的火爐旁邊。取煖哩。

董阿金是個五十多歲。簡樸嚴謹的人。額上印着幾道深思多慮的摺紋。兩只煞煞有神的眼睛。深深的嵌在瘦長的臉上。唇邊留着稀疏尖形的鬚鬚。左手向着火。右手執着一根旱烟筒。屈着背。頻頻的送到嘴邊。吸着。慢慢的由鼻孔裏。呼了出來。對着面前那盆烈烈的火燄。只是出神。好像心裏有無限幽祕的心事。正在那裏低着頭慢慢的想哩。

在兩年以前。董昌的父親死後。那時董昌剛近十歲。已成個孤苦的孩子。他叔父董阿金。因見他性情溫和。活潑玲瓏。就領回家來。住在一起。家裏除了一個伙計以外。是沒有別人的。每個冬天晚上。那伙計睡去以後。他們就坐在火爐旁邊。閑談。這倒成了他們每晚的習慣了。董阿金自從得了董昌住在一塊兒。談談說說。倒覺他另有一種天真可愛的地方。比同那話不投機。粗俗的伙計。談得舒適多了。

董阿金猛吸了幾口烟。抬起頭來。堆着笑臉道。昌兒。我告訴你一句要緊的話。就是你已漸漸的大了。快要去應酬世務了。你以後無論遇着什麼事情。總要剛硬一點。這是爲人處世第一的方法。我自己爲着這事。已吃了不少的苦楚。因爲有了幾十年的工夫。才得了這點經驗。所以特

地告訴你的。望你以後總要牢牢記着。不要忘了。自然不會像我再吃許多的苦了。

董昌睜開他那雙朦朧欲睡的睡眠。對他叔父臉上瞧了一下。輕微的笑道。叔父。我想你不是頂剛硬麼。

董阿金高抬着兩肩。連連搖頭道。我不不不。我是不大剛硬的。你腦筋裏。莫作這種想法。我在少年時候。却是一個最慈軟不過的。我不要你學我這個模樣。我爲這點。已吃過很多的虧了。如果你也學我這樣。那也會免不了的。昌兒。你也略微有點慈軟的習氣。好孩子。你趕快的除掉他吧。不然你在這個世界上。永不會有一天好處。並且旁人還會在你身上。尋出這個短處來。是要輕視你。戲弄你。欺侮你哩。

董昌低着頭想了一會。似乎不明這個剛硬的意思。便笑問道。叔父。我從前常聽父親說。對人是要和順的。怎麼現在却要剛硬了麼。叔父啊。究竟這剛硬。是怎樣的剛硬呢。爲什麼爲人。沒有剛硬。就要吃虧呢。你老可能講一點給我聽嗎。

董阿金挺直了腰。把兩肩聳了兩聳。半喜半怒道。傻孩子。你連這點也不懂麼。那麼我不能不詳細的講給你聽了。我告訴你吧。現在這種世界。簡直是個強盜世界。也可說是個禽獸世界。是萬萬不能講那些仁義道德的。什麼良心兩個字。更非現在這種世界。所能講得到的。無論什麼事情。總當先顧其家。後顧其國。只可爲自己圖利。不可爲別計算才行。不然那是不能活在這個世界上的。我多講了。你也未必能懂。現在我有一

個好例子在這裏。你看前村的甄孟和家裏。在五年前。不是一個小康溫飽的人家麼。比我家真高得多了。就因為他人太慈軟。之加又讀過幾年。渴不能當茶。飢不能當飯的死書。平常只知道。哼着之乎也哉。滿嘴的都是聖門禮義。擺出那個文縷縷的酸架子。只要人家當着面。說他一聲大君子。稱他一聲甄先生。他比什麼還開心哩。雖叫他拿出三五百。白花花的銀子。送給人家。他都肯的。對於莊稼的舉措。除不去照管。却情願毀家當敗祖宗。把田地賣去。濟賑水災。施寒衣。送痧藥。還買大魚小蝦。圓龜長蛇。去放生。甚至到了冬天。大雪蓋地的時候。怕那樹林中的鳥雀。沒處尋食吃。就要凍死餓死了。還煮成大鍋的飯來。用籃子盛着。掛到樹上去喂養。這才多麼傻呀。也不想。他家這些祖遺的田產。是怎樣千辛萬苦。

立起來的。竟被他毫無算計。胡攪瞎鬧的。弄得精光。自己倒反受苦。這不是有福不會享麼。他是一個中了書毒的人。在他以爲好心是有好報的。我今生救了他的性命。他來世一定也要救我的。這真是癡人做夢了。莫說這本糊塗帳。沒有這許多人。替他記在那裏。他眼前那種窮困的樣子。倒要人去救濟他了。理應他有這片好心。菩薩有眼。就不應叫他窮了。他現在既是爲做好事窮的。那得過他好處的人。一定也是不在少數。內中總有好的了。總該感念他的舊德。時常送二升米。五斤柴來。給他才是。我從來也沒看見。有個人。到過他的門上。這不是好心沒有好報麼。自己却窮得可憐了。這些作善降祥。因果報應的無稽之談。都是那些吃十方的和尚。混布施的道士。捏空造了出來。欺騙人家錢的法門。古語說得好。三

教九流。休叫入門。這話是大有意思的。所以我老早在大門上貼上一張僧道無緣的紅紙條兒。不許他們這些人間的禍害。來到門前鬼混。就是這個道理了。而且陰間地獄。油鍋刀山的滋味。是誰去嚐過的呢。只有活人戴架。那看死人受罪的。這不是很明顯的。借着這只紙老虎。來欺人嚇人麼。就是你父當日。也是悞在多讀了幾年書。所以也弄到甄孟和同樣的地步。究竟他怎能壞到這步田地呢。這裏却有個原因。我亦不得不將他說明。也好叫你知道。從前分家的時候。所有祖遺的家產。本作三股分派的。因為我們也沒有三兄四弟。只有你父親同我二人。他是個長房。照例多分一份。他得了這雙份產業。不但不理家務。成日價抬了些剝皮秀才。黑心訟師來家。吟詩作賦。飲酒談天。三日一小聚。五日一大聚。多則兩

桌。少則半打。這班專喜吃白食的傢伙。聚在一起。好像餓死鬼上甘露會似的。自然要吃要喝。廚房裏每天忙着殺雞殺鴨。小伙計趕去打酒買菜。只把好好的一個安靜人家。吵得天翻地覆。灶神離位。甚至你快我慢。吃得多少不勻。就要撕袍奪帶。帽子落地。打得個桌腿朝天。杯盤滿地。你且。不說他們鬧得這樣烏烟瘴氣。單那每天買肉打酒。一筆靡費開支。就夠小戶人家。過一個肥年的了。你母親那個人。却是一個靠天吃飯。只要自己衣煖肚飽。別的事情。都不放在心上。除非天塌下來。他才心荒哩。所以你父親這樣濫吃濫用。從來也沒聽他勸過一聲。他反支着一嘴殘缺的黃牙。嬉嬉的傻笑。俗語說的好。男子是賺錢的手。女人是聚錢的斗。男人既不賺。女人又不能聚。這個日子。就能過得起來了麼。我雖比你父親

明白一點。也會重重的勸過幾次。無奈他總是當作耳邊風。叫我也沒有法想。而且已是分家弟兄。只好由他去了。不到十年工夫。你母親一死。大姊出嫁。又連出了這兩樁喜喪大事。加之這班包人窮的東西。仍是你來他往。前後不離。直攪你家人死財散。方才各是走開。你想我可氣不可氣。可恨不可恨呢。像這樣坐吃山空。豈有不窮的道理。可憐你父親就因生性慈軟。不明人情世務。竟把一份偌大的家私。弄得赤貧如洗。將許良田美屋。只換了一大堆的紙。成架的書。及至死了下來。連床舖都沒有。還死在書架上。面家裏莫說沒錢買錫箔。連煮倒頭飯的米。也沒有一顆。所以一口薄皮棺材。還是我替他買的哩。那時你已十歲。諒該知道了。但我得了那三份之一的家私。却與你父親大大的不同了。起初二年。也不知打

算破費了幾文。隨後虧我醒悟得早。沒受重大的損失。我一方面。在莊稼上。用力耕種。一方面。將手裏所餘的錢。借給人家去用。按月收取五分利。這本是君子愛財。取之有道。完全一種將本求利的生意。並非盤剝可比。若從陰功迷信上說去。這也是濟人之急。救人之難。一件大功德哩。不到二年。三百就變成六百。五百變成一千了。真是對本對利。比做什麼事業。還高強哩。凡是借我錢的人。第一要有抵押品。第二要有正式筆據。第三還要有兒有女。有這三種條件。真是小辮子已擰在我的手裏。還怕他欠錢麼。就是窮得無力償還。雖去賣兒鬻女。也只好連本帶利如數歸還我了。縱有幾家漂帳。除非絕子絕孫。一家死光才行。不然總難逃過我的手的。我便這樣如法泡製的。做了十五年。不但原有的家產。分文未少。並

且倒又加增了三四倍了。這不是都由我計算得來的麼。若照重利滾剝。因果報應看去。這些事。怎肯做呢。那我一點所有。早已也像你父親一樣。吃光用光了。何能再把你領來養呢。我是沒有兒子的。現在既把你領來。已同我兒子一樣了。將來我所有的家私。還不完全給你麼。所以我很望你把你父親遺傳的慈軟性。完全除掉。做一個出人頭地的剛硬漢子。那才可以替我撐門立戶。爭榮爭光。不的我費了半世辛苦。到了你的手裏。仍舊不能撐持下去。那豈不被人家笑話麼。昌兒。好孩子。我望你以後。總要剛硬一點。那我更歡喜你了。我淺比深說。講了這許多話。你可聽得懂麼。

董昌點頭道。叔父我已聽懂了。以後定然照叔父這話行事。做一個

頂剛硬的漢子。替叔父爭光就是了。

董阿金哈哈大笑。用手摸着董昌的頭道。好孩子。你真乖巧。這真不愧是我的兒子了。你要曉得。剛硬却是爲人一樁頂要緊的事啊。就像周大娘。那個圓滑的老東西。她住在我們後村倉屋的耳房裏。每月租金。只有一千六百文。算是頂便宜了。她已有一個月。沒付房租了。這一個月的房租。已經又到期了。倘她後天。再不把兩個月的房租。完全付清。我就要去把她驅逐出村。將她所有的家具。一齊搬了回來。抵作房租了。這就是我一點剛硬手段。再也不能容她。花言巧語的。搪塞過去了。

董昌驚異道。叔父啊。你所說的。可是那個周寡婦周大娘麼。

董阿金扳着臉道。不是她還是誰呢。這個老東西。實在可惡。討厭極

了。我那倉屋。每年要用十幾千的修理費哩。每月只取她一千六百文的房租。實在太便宜了。並且我每年還要付三千文。租人家房子。堆東西。計算起來。我這房子。只算白白的給她住了。她如果有錢。願意住的話。明天就該將兩個月的房租。一齊付清了。

董昌道。她真有能力。能付兩個月的房租嗎。我想她却是一個很窮。很可……憐的人啊。

董阿金豎起右手食指。指在董昌的臉上。怒聲道。這就是你年紀輕。沒有經驗。太慈軟的地方。望你以後。切莫再作這樣想法了。昌兒。現在天已不早。你去睡吧。不過要把我剛才告訴你一段要緊的話。從頭細細的想想。千萬不要忘記了。說時立起身來。很慈和的。在他頭上撫摸了一陣。

在他肩上輕輕的拍了兩下道。快睡去吧。明天還要早點起來。去拾野草哩。

小董昌在黑黯的地上慢慢的摸到自己房間裏。將燈點起。開始脫衣就寢。先將一條薄薄的棉被放下。把鞋襪脫掉。坐到被窩裏去。從外衣裏摸出三顆圓石子。同兩塊粉白石來。上下拋擲。在手裏玩弄了一回。臉上現着十分滿意的色彩。於是急急的將衣脫去。蓋在被上。又舉起燈來。在小屋的四周仔細看了一遍。猛聽耳邊不知何處嘩喇嘩喇的聲响。再留神看去。原來左面窗上的破紙被風吹得不住的作响。好像窗外立着一個鬼怪。正在那裏對着窗洞裏吹氣似的。不禁心裏有點膽寒起來。忙吹滅燈光。鑽進被去。將被向上拉了一拉。將臉遮住。同時將兩只眼睛。

緊緊的閉了起來。

可是睡了好久。仍舊不能睡着。他不禁想起。貧苦的周大娘。不久就要受那無處安身的悲慘了。這一思想。格外使他不能安睡了。好像可憐那周大娘。就站在他的眼前似的。看見他瘦弱彎曲的身材。兩腮凹縮的面龐。高聳的顴骨。花白的頭髮。又看見她正在那裏悲哀的痛哭。好像說是。這個世界。對於窮人。是極剛硬的。不禁心裏表着同情。有點悲酸。也覺叔父這事。未免不可憐。這樣一個孤苦無依的人。也太很心了。暗想她住在那村屋裏。已經三十年了。在二十年前。隨着她的丈夫。和孩子。住在一起。才多麼快樂啊。這十年中。竟做一個孤單的寡婦了。這才多麼苦啊。可憐她竟因繳不出兩個月的房租。就要無家可歸了。可是她搬了出去。

又到什麼地方去住呢。那她不但受飢受凍。真要活活的逼死了。上一月。叔父到她家去收房租。她因沒有錢。送了一隻肥大的母雞給叔父。說房錢等幾天就送來了。叔父才允許她。一時不追要的。不知她家裏。現時仍有肥雞麼。倘能再送一隻來。或者叔父。看在雞子面上。也可再緩幾天。不把他趕了出去。亦未可知。照叔父將才那樣堅決的意思。恐怕這次再送兩隻雞來。也不能讓她再住在這裏了。

董昌胡思亂想的。想了一陣。仍舊不能入睡。暗想眼見一個孤苦無依的寡婦。就要沒有性命了。那兩個月的房錢。雖然爲數不多。可是在她這般窮苦。能從什麼得來呢。若不想個法子。來解救她一下。不是一件很可恥的事麼。頓覺周大娘。受着種種沒錢的苦楚。都湧上心來。再也不能

放下。驀的想起。從前叔父逐日零碎給我買餅吃的錢。已有四千多了。不是都聚在床下。一只小罇裏麼。我放着也沒有用處的。何不拿去給她。不是可以把她從困苦中救出來。仍住在那間倉屋耳房麼。隨將燈點起。跳下床來。將那只小罇搬出。果然錢都盛在裏面。不禁心裏安慰了許多。忙仍送到床下放着。復又鑽進被去。頓覺心地舒暢。不久便甜蜜的睡去了。

次日早晨起來。歡喜依然現於他的面上。先在屋裏走動了一回。心裏覺得異常快爽。隨走去吃早飯。看見他叔父神態不安。不言不語的吃着。正與平常舉動相反。好像心裏擔着一樁重大心事。正在猶豫思想。不能解決似的。暗想叔父莫非也覺把那可憐的寡婦周大娘趕出去。對於自己的良心上不安麼。倘能這樣想法。那就好了。本想用話去探問他一

下。因為他在不喜開口的時候。是不許人同他講話的。只好忍耐着。不敢向他多言。嚙。隨將早飯吃過。便把一只破柳籃。搯起。拿了灣鏟刀。預備去割野草了。正欲走出門去。忽聽他叔父。提高了聲調。大喊道。昌兒。你走過東村朱大娘那裏。說我請她送聲信。給周大娘。叫他明天早晨。把兩個月的房租。一齊送來。倘過了飯後。我就帶人去。把她趕出。將東西搬來。抵房租了。你千萬去告訴一聲。不要忘記了。小董昌點了點頭。答應一聲。向外走去。暗想。聽說朱大娘。是從前介紹周大娘。來住這房子的。現在既然叫我去通知她。這真要驅逐周大娘。沒有挽回的意思了。我知這朱大娘。同周大娘。不知爲了什麼事。傷了感情。一向是不和的。她今天得了這個事由跑去。一定又要有不好看的面孔。不好聽的言語。給周大娘受了。

唉。可憐的周大娘。你且忍受一刻吧。我已替你想。一個解除困難的法子。在這裏了。猛的路旁田裏。拍翅一聲。飛起兩只斑斕光彩的錦雞。嘎嘎叫了兩聲。破空飛去。不覺把小董昌的思想。打斷了。再抬頭看時。已離東村不遠。隨走上村去。見了朱大娘。把他叔父關照的話。對她說了一遍。果然朱大娘。聽了這話。如同得了一個問罪之名。可以向周大娘。去尋仇。冤恨。好發泄心中逐日的悶氣了。便喜於色的。叨叨說那周大娘的。不是。小董昌本來不想聽。不要聽。這些不順耳的話的。便隨口答應着。已兩腿走開了。只暗恨這種世界。對於窮苦人。是最剛硬的。

將到日中。小董昌已拾了滿滿一籃的野草。抗在肩上。高一步。低一步的。走回家來。進了狼牙村。就看見他的叔父。站在門前的廣場上。手裏

捧着一只木鉢。正在那裏喂雞食哩。一眼看見董昌走來。即將鉢裏的雞食。向地下一潑。任那羣雞自去爭食了。隨高聲道。昌兒。我關照你。叫朱大娘去。喊周大娘送房錢來。你去過嗎。董昌道。我早晨已去過了。她說飯後就去知會周大娘了。董阿金道。好好好。這些老蠢東西。是不能同她客氣的。倘明天此刻再不把錢送來。我定不能放她過去了。好孩子。你這半天已拾了這許多草。真是一個興家的孩子啊。說時替小董昌把草籃接下。道。家裏飯已燒好了。快進去吃吧。等飯吃好。再去拾一籃吧。說時二人一同走進屋去。

小董昌知道他叔父。每天飯後是有打中盹的習慣的。惟有等他睡了。才好得着空子。將錢帶了出去。送給周大娘哩。便匆匆將飯吃好。去到

廚房裏把那塊磨刀的砂石尋來。坐在石堦上。一面將那柄割草的鐮刀。慢慢的磨着。一面偷眼看着他叔父的動靜。果然董阿金坐在一隻矮檯上。吸了一袋旱烟。不到片刻工夫。已覺有點疲倦了。隨立起身來。打了一個呵欠。小董昌知道他發癩的時間已到。不禁暗暗歡喜。只聽他叔父萎靡不振道。昌兒。我要去睡一會兒了。你快把刀磨好。去割草吧。不要儘在家裏延挨了。倘到晚間。交不出一籃草來。謹防沒有晚飯吃。還要給你一頓皮搥哩。說畢一歪一扭的。逕向房裏走去。過了一刻。董阿金已鼾聲雷動的睡着了。小董昌忙躡手躡足。走到自己房裏。將那只盛錢的鏝子。由床底下。輕輕搬了出來。只覺臉上火般的飛熱。心裏別別的跳個不停。兩隻手。不由的也顫了起來。猛聽天井裏。忽有脚步的聲音。暗道不好。叔父

來了。甚是心慌。忙將錢鑊向床下一推。跑出門來一看。原來是一只小花狗。在天井裏。追撲麻雀的聲音。再定心側耳一聽。他叔父仍呼呼的睡着未醒。這才將心放下。隨又走進房來。重將鑊子搬出。把早晨數好的三千二百文。由鑊裏取出。輕輕的放在草籃裏面。趁着那伙計沒有留心的時候。走出門來。一溜烟的向後村周大娘的家裏走去。

一個滿臉皺紋。未老先衰的婦人。沒精打彩的。手裏拿着一只竹籃。站在屋前的菜田裏。正在那裏摘枯黃的菜葉哩。黯淡的陽光。照在她灰黯的臉上。更覺她心頭上。蘊着不少悲慘的心事。忽然草堆下。跳出一只狗來。汪汪的叫了兩聲。搖着尾巴。直向屋西的行人道上跑去。周大娘抬頭看見。是小董昌來了。陡覺神色沮喪。現出一種驚慌失措的樣子。隨就

提着籃子。走出菜田道。唉。昌少爺。是你嗎。你是無事不到我這裏來的。快請到家裏坐吧。小董昌跟着她來耳房裏坐下。周大娘忙在瓦壺裏。倒下一杯醞茶。遞給小董昌。臉上現着一種不安的神情問道。昌少爺。你今天來。可是你叔父。叫你來取房錢的麼。小董昌道。不是。我是出來拾草。順便走來看看你的。周大娘道。唉。謝謝你的好心。還記望着我。這個可憐的人哩。唉。昌少爺。你可知道。你叔父。他因我沒有兩個月的房錢給他。他明天就要把我趕出去了。這却如何是好呢。我離了此地。又到什麼地方去住呢。不是活活的。要我這個老寡婦的苦命麼。今天早晨。朱大娘跑來。說你叔父叫她。來關照我的。明天上午。倘不把錢送去。飯後就來搬東西。趕我走了。我想你叔父。是個忠厚人。萬不會下這辣手對我的。總是那個

朱大娘。他心裏恨我。想把我擠了出去。好讓他來住這房子。挑唆出來的。可憐我在這房子裏。已住了三十年了。從來也沒欠過房租。不幸我的丈夫死了。把我撇下受苦。我那心疼的兒子。因為家裏沒有生活。又出外謀生去了。已有三個多月。沒信來家。不知現在什麼地方。倘你叔父明天。因我不能付房錢給他。真個把我趕去。那不是逼我走上死路。還能活得成麼。唉。我這老命。真好苦啊。說時不禁悲悲切切的痛哭起來。

小董昌看見她這個悲慘的樣子。更覺心裏不忍。忙走向前去。拉着她的手道。周大娘。你且莫哭。我這裏有錢哩。你明天拿去。把房租付清。就沒有事了。說時把柳籃提起。把上面蓋着的草揭去。將錢倒在桌上。接着道。你快收起來吧。莫給旁人知道了。

周大娘忙將眼淚拭了一拭。在憂愁的臉上。陡添上一線歡悅的笑容。昌少爺謝謝你。你這樣大年紀的孩子。竟肯來救濟我這可憐的寡婦。真使我感激萬分了。你有這樣好心待我。菩薩一定會保佑你的。昌少爺。你切莫把這事。告訴你叔父。同朱大娘。及隨使什麼人。免得被他們知道。說我向你騙錢。還是事小。又要想出別的法子。來威逼我了。那我也要吃苦的。小董昌道。我知道了。我是不會對他們說的。你放心吧。周大娘連稱謝。忙將錢拿起。收到灶旁一隻碗櫃裏去。轉臉道。昌少爺。我家裏也沒有現成吃的東西。讓我煮兩只雞蛋。來給你當點心吧。小董昌道。現在天已不早。我還要去拾野草哩。此刻肚裏仍不餓哩。留着下回來吃吧。隨將柳籃揹在肩上。告辭一聲。向外走去。周大娘跟着送出門來。復又懇切

的感謝了一遍。

小董昌忙去拾了一大籃草。到日落的時候。走了回來。吃過晚飯。仍同他叔父擁着火。閑談了一會。便來到房裏安睡了。想起日間。把錢送給周大娘去。解了她一個難關。心裏甚是歡慰。睡在床上。比昨天夜裏舒適得多了。第二天正午。拾草回來。看見他叔父。坐在天井裏。一隻長檯上。手裏執着那根日不離身的旱烟筒。連連的吸着。臉上現着和悅得意的笑容。正在那裏晒太陽哩。小董昌知道周大娘的房錢。已經送來了。也不便去問。隨將草籃由肩卸下。董阿金已高聲道。昌兒。快過來。我有一件要緊的事。告訴你哩。小董昌隨答應一聲。走了過去。他叔父很喜悅的叫他同坐在身旁道。昌兒。你還記得。我前天叫你帶信給朱大娘。叫她關照周大

娘。今天上午。如果不把兩月的房錢送來。我就要去把她趕出搬東西。抵房租的一回事麼。現在可給你一個慈軟同剛硬的結果。大大的明證了。今天周大娘。已經完全送來了。若不是我前天剛硬一點。她怎肯送來呢。你要知道。慈軟就是破敗。剛硬就是堅持權利啊。現在三千二百文的房錢。不是都在這裏麼。說時由台階上。取過一只布袋來。遞給小董昌道。昌兒。我這錢。今朝完全給你。做個剛硬的紀念。望你莫忘今朝。所學的剛硬的益處。這剛硬的心。在我這一事。已表明值三千二百文了。就是三萬二千。又有何難呢。但是對於你未來的將來。真要值千萬塊錢哩。在你未死以前。千萬不要把他忘記。要知你一生幸福。都在這剛硬二字上。尋找來的。你快拿去收着吧。

小董昌把錢接在手裏。頓時心裏起了無限的感觸。一時也說不出來。不知怎樣回答他的叔父才好。

佛 化 小 說

佛化小說

天真的仁慈

有著作權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

◎每冊定價大洋六分

著者 姚悔盒

出版者 佛學書局
發行版者 上海膠州路七號
電話三五五二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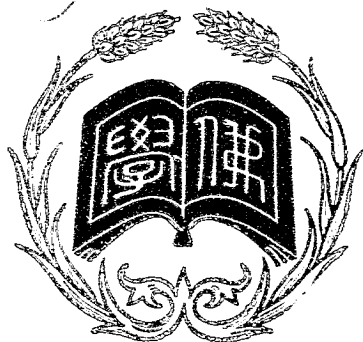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上海國光印書局

總發行所 滬西：麥特赫司脫路
上海佛學書局
開北：新民路國慶路口

分銷處 各埠佛經流通處
佛學書局

42078

010



SKBC
MG
E246.7
127